

7
⑦ 聯經文庫



二度蜜月

著・蕭颯

二度蜜月

蕭颯 著



66.7.0300

.84008113.

二度蜜月

著者 蕭 必 颯
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 六 八 三 七 〇 八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定價：新台幣二二〇元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新一版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第六次印行

目次

目次

郭老太太的困擾	一
姿美的一日	三
臨時演員	五
浮光鏡影	五
鬧鐘吵醒的早上	三
最後的桂園	一五
二度蜜月	一七
尷尬	一七
酒宴	一九
意外	二五
老師！吃餅	二七
(一)	

郭老太的困擾

黃昏的時候，郭老太想著晚飯少道湯，就下樓到小巷口小店稱了一斤雞蛋。才跨出小店門檻，她就看見穿著猩紅連帽太空衣的小圓，一蹦一跳的由個步履蹣跚頭髮大半花白了的老太太牽著。小圓是郭老太一手帶到上幼稚園小小班才攔手的，自然看著心疼，正想叫住和她說說話兒，卻見那老太太偏頭和小圓說話，郭老太猛的認出她是碧純的媽媽，怎麼才年把不見，就蒼老成這個模樣了？郭老太怕她瞧見，忙轉身又回到店裏。胖老闆是北方人，笑嘻嘻的問說：

「老太太還要點什麼啊？」

「嗯！嗯！再看看。」

「儘管看！儘管看！」胖老闆索性攔下一些單據走出來搭訕：「老太太，您真是好福氣，中

部有女兒女婿孝順，臺北又有兒子媳婦接您過來享福。」

「唉！享什麼福呢？還不是一樣，成天看房子等著帶小的。反正啊！現在的婆婆都差不多，拉拔大了兒子又得帶孫子，有幾個真正老來有福享的喲！」

「嘿！嘿！話也不是這麼說，沒事給他們守著房子帶帶小的，說起來也不算什麼，只要他們懂得孝順知道大人對他們的好處就夠了。」

郭老太聽了連連點頭，還想抱怨兩句，說她寡婦人家拖大兩個孩子是多麼的不容易，不想胖老闆卻冷不防的問了一句：

「您和對門王家很熟吧？我看您很喜歡他們家的小圓。」

郭老太臉色一沉，也不說再會，拎著雞蛋就走了出去。小圓和她外婆大概已經上樓去了，巷道裏陰冷冷的，除了兩排花磚牆外，連個人影都沒有，郭老太打了個哆嗦忙扶著牆沿上樓去了。

晚上懷玉先回來。女人家挺了八個月的身孕還要擠車上下班，郭老太也看著憐惜，攆她出廚房休息會兒，算計著振風也快回來了，郭老太開始下油炒菜，兩道菜上桌果然聽到拔門栓的聲音，夫妻倆在客廳裏咕唧了好一陣，振風才進廚房打個轉，正預備再出去，卻給郭老太叫住：

「懷玉是我教她歇著的，你不拿碗筷吃飯轉什麼轉？」

飯菜都上了桌，郭老太才又想起說：

「大鍋裏蒸的蛋去端來，加瓢豬油。」

「蒸蛋啊！清清嫩嫩的最好。媽！不要豬油啦！怪膩的。」

懷玉一皺鼻子，像真嚐到了膩味般，郭老太只得說：

「隨你們。」

端上桌來的蒸雞蛋嫩汪汪還冒著熱氣，郭老太瞧著，實在忍禁不住，臉朝兒子把聲音壓得低低的說：

「碧純媽媽也住在對門啊？我剛才好像看見她。」

「一直就住在那兒，沒見到過？」

「沒有！就今天，差點兒……。」

郭老太瞧了眼懷玉，想想又不說了。懷玉雖然仍仔細的撿著飯粒往嘴裏送，可是耳朵卻一直凝神聽他們嘀咕，這會兒又沒下文，她自然不自在，臉上似笑非笑的瞅著振風問：

「人家的事兒，你倒這麼清楚？不容易嘛！」

振風聽了一皺眉頭也不理她，只顧夾他的菜。懷玉有意挑釁，又補上一句：

「我還以為你真攔得下呢！看樣子還是為人子婿一場，見面還叫媽吧？有沒有又被碧純劈頭罵一頓啊？」

郭老太聽得迷糊，追著兒子問：

「碧純罵誰？振風！你還管人家叫媽？」

「沒有的事！你聽她胡說。」

「還說沒有？前天下午我站在陽台上親眼看見你哄著小圓又摟又親的，結果人家媽媽趕出來一把拖過孩子說：『你爸爸死人！人家不認你，你還認人家？』沒有？還說沒有？」

振風青了臉，臉上血管暴漲，重重的擱下碗筷，樣子十分嚇人，懷玉雖然有些心悸，可是嘴上仍硬梆梆的半點兒不鬆：

「怎麼？是我聽錯了？還是看走了眼？我自己的丈夫會認錯嗎？笑話！」

「那你要我怎麼辦？碰到孩子像沒看見？看到老太太也裝著不認識？」

「你們是父女連心，誰敢攔著不教認？老太太是你泰水，是你媽，愛怎麼叫就怎麼叫，明天碰上碧純，還更有得叫呢！」

郭老太愈聽愈不像話，忙提高了半個嗓門勸著：

「小圓到底是他生的，那裏一下子攔得下？老人家招呼一聲也是應該的，你不要纏想不開，事情過去就算了，不要沒事就心底犯嘀咕，給別人看見了要鬧笑話的。」

「笑話？早成笑話了。」懷玉握著碗筷的手不停的打顫，索性也扔下不再強作鎮靜了：「左

鄰右舍那個不知道小圓是你女兒，碧純是你太太，她媽是你岳母，那個不知道？」

「那你要我怎麼樣？把他們統統趕走？叫他們搬家嗎？我是國民住宅分配所的，專管誰該住在那兒？誰不該住在那兒？」

「那我們搬家！」

「搬家？你說得輕巧，買房子賣房子，搬東搬西有那麼容易？」

「捨不得搬就說捨不得，何必……。」

郭老太打回臺北第一天就聽他們吵著搬家！不搬家！搬家！不搬家！聽煩了不得不問兒子：「當初怎麼會買了這兒的房子？真是！」

「我怎麼知道他們也住在這兒？我沒事自己找麻煩來磨？」

「那可不一定！」懷玉搶著嘴說：「誰知道你打些什麼主意？」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你心裏明白。」

「我明白什麼？」

振風緊握著拳真像要出手，郭老太忙喝著兒子坐下，只聽懷玉仍在戳弄：

「誰知道你不是有意要找這樣的鄰居？」

「你！」

嚇得一聲，振風的拳頭重重的落在飯桌上，盤碗震得徑徑亂響，他面前的飯碗也給掃在地上，濺得地板上飯粒碎磁狼藉一片，急得郭老太叫罵著：

「這是幹什麼？幹什麼？一頓飯也不好好的吃，給人家看到像什麼樣？」

「早就沒個樣子了，一天到晚吵！吵！」

「說我吵？是我愛吵嘛？你呢？你不自己反省反省。還要砸我？你砸好了！我早沒了臉，還在乎你砸？」

懷玉哭天搶地的捶胸頓足，說她嫁到郭家的委屈，甚至搬出她為下嫁振風而和父母決裂的種種，然後才踉踉蹌蹌的奔回臥室，振風飯也不吃了，來回在客廳裡踱步，嘴裡嘟囔著：

「三天兩頭吵！光聽她吵就沒完了，我還能幹什麼？還有什麼心思做點事。」

「你啊！」郭老太面對著一地的凌亂也沒了好氣：「還是安份點上你的班吧！幹什麼大事？要不是夥在一起搞那麼賠錢的雜誌，好好一個家也不會給你弄成這個樣。」

見兒子不再吭氣，郭老太便覺得自己得理，乾脆當真生起氣來，上盥洗間拎了個小桶水到陽台上澆花去了。她從死了老伴那兒學來的習慣，是先用木瓢舀水灌在花盆裡，再用澆花的噴壺灑水在枝枝葉葉、花草瓣兒上。碧純一向也是學著她樣做的，可是懷玉卻總是只肯將水灌在根部不

肯淋花、葉，還說：

「媽！植物只有根部吸收水份，澆在葉子上根本沒有用。」

「沒有用？」郭老太給搶白得很不舒服，堅持著說：「澆點水沖沖葉子，看起來乾淨也好啊！」

那次懷玉是照著做了，可是後來還是只灌瓢水就了事，郭老太看不上眼，以後總自己澆花不再叫她。郭老太當然知道，懷玉為這事和振風嘀咕過幾回，她也和兒子提起，說懷玉做事沒有條理。兒子卻說：

「唉！她那會做什麼家事？每天上班剩下的時間還不夠她看書寫稿呢！」

其實郭老太很少看到懷玉在家裡寫過什麼，尤其振風搞的雜誌停刊了以後，就沒見那兒登載過她的文章，倒是常看她蹣在沙發椅裡看報翻書罷了。當初振風所以會和碧純鬧離婚，除了懷玉長得不錯人嬌滴些外，大概還是為了她會作文章吧！

郭老太為每一株花草淋完了水，正預備回屋，對門二樓通陽台的磨沙花玻璃門一下子給拉開了，郭老太定神打量了一眼，客廳裡沒有人，只是沙發、電視、酒櫃環了一屋，而走出來的是碧純媽媽，還抱著穿紅色太空衣的小圓。孩子眼尖，一下子就看著這頭，指著郭老太拖起嗓門叫：

「奶——奶——！」

一時間郭老太太也不知道怎麼是好，放下澆花壺回身看看玻璃門是不是關攏了的。那頭碧純媽媽也十分尷尬，似乎想把孩子抱進去，可是又遲疑不決。郭老太太忙對她們擺擺手，壓低了聲音招呼著：

「嘿！嘿！」

孩子情急揮手抓著空叫她奶奶，碧純媽媽也急了，拍哄著說：

「不要哭！不要哭！我們下去，下去。」

郭老太太想想下去也好，比著手勢說自己也要下樓。回到客廳振風已經不見人影。飯廳裡仍然碗盤雜陳，只聽臥室傳出兩人的聲音，高一聲低一聲的，也聽不出個名堂，彷彿仍在討論搬家。郭老太太披了件舊呢大衣下樓，外頭氣溫低，巷子又灌風，冷得緊。她忙搓搓手，小圓卻已經滾在懷裡，郭老太太扳起孩子的臉，藉著昏淡的路燈瞧了瞧：

「好像瘦多了。」

「小孩抽條長個子，自然要瘦些。」

牽著孩子左右手，祖孫三人緩緩的走出巷子，卻面對著三條大路不知該去那兒。郭老太低頭問孩子：

「我們去那兒散步呢？」

「公園！去公園吃糖糖。」

「再吃糖你媽要打你了。」

「不會打！小圓要吃糖糖。」

郭老太經不住纏，繞過巷口胖老闆的小店，在另一家食品行裡給孩子買了一袋牛奶糖。

「她媽媽要罵的。你不知道，碧純不給孩子吃糖，每次我給她吃都要囉嗦，等會兒……。」

「別管她！那有小孩子不吃糖？他們自己小的時候還偷著吃呢！現在做父母這講究那講究，不想想他們自己是怎麼長大的？」

「唉！我也是這麼說，可是你不知道，我們碧純變得多怪，再嫁了這個才好一點兒。照我說啊！你這個婆婆算是好的了，怪來怪去還是怪你們振風，那時候看我們碧純那個樣子，我恨不得拿刀殺死你們振風……。」

「唉！唉！都已過去了。」

這兒是新開發的住宅區，西北角上闢了一小塊公園地，四周環了幾盞膽黃的螢光燈，映在水泥地上慘淡灰敗的很。

「這也叫公園？臺灣地方可真是寸土寸金。」

「誰說不是？還不及咱們老家的後園寬敞呢！」

孩子見到空懸著的鞦韆，忙奔過去，兩個大人跟在後頭喘著氣喚小心，卻還是不放心，一前一後護著為她推搖。

「你們家那個快生了吧？才結婚沒幾個月嘛！」

「嘿！嘿！是啊！你們碧純還在教書啊？先生人很忠厚老實的。」

「是啊！沒有你們振風長得好，可是做人好，又喜歡小圓，你沒見到他們父女親熱的勁喲！」郭老太聽她說「父女」到底覺得刺耳：

「那不容易嘛！他死了的太太沒有留下孩子啊？還好，不然麻煩就大了。碧純也有喜了吧？」

「他們不急，說要再等兩年，才懂得享福呢！趁著年輕多逛逛玩玩，何必那麼早又填個小的絆腳？生小圓那時候是碧純傻，由著你們那個。」

郭老太沉吟著該怎麼爭辯，卻是一陣疾風夾了落葉、沙塵襲捲而來，孩子蒙著跳下鞦韆一把攙住外婆大哭郭老太也忙上去拍撫！

「不怕！不怕！起風有什麼關係？」又用衣角給她擦了臉，說：「我們去那邊坐坐吧！奶奶可站不住了。」

「要回家！要回家嘛！」

「急什麼？還早嘛！你糖都還沒吃完。」

「也該回去了，」孩子外婆摸摸孩子的頭，顯得有些焦慮：「出來了這麼久，也不知道他們吵完了沒有？」

「吵架？你們那邊也成天吵？唉！我就搞不懂，他們成天想些什麼。」

「誰說不是呢？」

兩老太太都沉默了下來，並肩在鐵條紮成的椅子上坐下，望著一團紅球似的小圓在冷風裡追逐幾片荒落的葉子。

六十年一月十五日聯合副刊



姿美的一日

還住在昌吉街那陽台，牆簷都繞有古拙花飾的舊式樓房裡的時候，姿美總是早早起身端著小鍋出門給孩子們買了米漿、麵包回來，等孩子吃完了穿戴整齊，再送他們出門上學。前年，在新竹老家做姑娘時候結拜的金家阿姊來臺北探望，姿美陪著玩了一個禮拜，那時候今日公司樓上還有戲班，金家阿姊歡喜看歌仔戲，便連著看了三齣。來臺北這些年，姿美對看戲的興頭早就淡了，偶爾電視裡也唱，但比起來還是連續劇有意思得多。但是為著要讓金家阿姊喜歡，又可以顯示自己的生活幸福，伊還是滿心情願的。金家阿姊臨走那晚，兩人倚在大床上說話，講起許多從前在鄉下老家過日子的艱苦，但是伊們並不覺得傷感，只是有些淡淡的懷念罷了。晚了，金家阿姊捏著姿美細白肉嫩的手背，愛憐的說著：